

Fr. Nietzsche 著
蕭 贛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25560)

漢譯世界名著 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一冊

Thus Spake Zarathustra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riedrich Nietzsche

英譯者 Thomas Common

重譯者 蕭 蕭 上海河南路 贛

發行人 王 雲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目次

第一分

一 三變·····	二三
二 專科之道德講座·····	二七
三 遜世者·····	三一
四 輕視肉體之人·····	三七
五 快樂與嗜慾·····	四一
六 蒼白色之罪犯·····	四四
七 讀與寫·····	四八

八	山上樹·····	五一
九	死之宣傳者·····	五五
十	戰爭與戰士·····	五八
十一	新偶像·····	六二
十二	市場之蠅·····	六七
十三	貞操·····	七二
十四	友·····	七五
十五	一千零一之目標·····	七九
十六	愛鄰·····	八四
十七	創造者之路·····	八七
十八	老婦及少婦·····	九一
十九	蛇敵·····	九五

二十	兒子與結婚·····	九八
二十一	願意之死·····	一〇二
二十二	布施之道德·····	一〇七

第二分

二十三	童子與鏡·····	一一五
二十四	在幸福之島中·····	一一九
二十五	憐憫者·····	一二三
二十六	牧師·····	一二八
二十七	道德者·····	一三二
二十八	痞徒·····	一三七
二十九	毒蜘蛛·····	一四一

三十	諸著名之智者·····	一四六
三十一	夜歌·····	一五一
三十二	跳舞歌·····	一五四
三十三	墳墓歌·····	一五八
三十四	自超·····	一六四
三十五	高尚者·····	一七〇
三十六	文明之地·····	一七四
三十七	不誤之知覺·····	一七九
三十八	學者·····	一八四
三十九	詩人·····	一八八
四十	大事·····	一九三
四十一	預言者·····	一九九

四十二 贖……………二〇四

四十三 勇敢之智慮……………二一二

四十四 最靜之時……………二一七

第三分

四十五 遊行者……………二二一

四十六 幻見與謎……………二二六

四十七 不願意之福……………二三四

四十八 日出以前……………二三九

四十九 侏儒之道德……………二四五

五十 在橄欖山上……………二五四

五十一 經過……………二五九

五十二 叛教者……………二六四

五十三 歸家……………二七〇

五十四 三不善事……………二七六

五十五 重力之鬼……………二八四

五十六 舊表及新表……………二九一

五十七 復原……………三二二

五十八 大渴望……………三三二

五十九 第二跳舞歌……………三三七

六十 七印……………三四四

第四分

六十一 蜜之犧牲……………三五二

六十二	苦之號呼·····	三五七
六十三	與王者言·····	三六二
六十四	水蛭·····	三六九
六十五	術士·····	三七四
六十六	失業·····	三九〇
六十七	最醜之人·····	三九七
六十八	願意之乞丐·····	四〇五
六十九	影像·····	四一一
七十	日卓午·····	四一六
七十一	歡迎·····	四二一
七十二	晚餐·····	四三〇
七十三	較高之人·····	四三四

七十四	憂鬱之歌·····	四五
七十五	科學·····	四六一
七十六	在沙漠之女兒中·····	四六六
七十七	醒·····	四七八
七十八	驢之節日·····	四八四
七十九	醉歌·····	四九〇
八十	符號·····	五〇三

扎拉圖士特拉之緒言

一

當扎拉圖士特拉年三十歲時，則棄其家，及其家所在之湖，而去入於山中，享精神及僻靜之樂，於彼處，十年而不倦。然至其終，心事變更——一朝早起，與呈玫瑰色之曉光俱；走向日前，對之作如是說：

惟汝大星！苟無汝所照曜之諸物以爲汝累，汝之快樂，將爲何等！

汝攀登此處，照吾洞穴，亦既十年。苟非爲吾，及吾之鷹，與吾之蛇，汝必已倦汝之光，及汝之程途。然吾等之待汝也，匪惟一朝，固常取汝之盈光，因是而祝汝福。

請看！吾已厭倦吾之智慧，譬彼蜜蜂，採蜜過多；須人伸手，攜取以去。

吾願布施分散，直使智者再有其愚之樂，貧者更享其富之福。

容光必照之星乎！是故吾必下入深淵；如汝夕時之所爲，去之海之他方，以光照下方世界。

吾必如汝下降，如世所云，與人爲伍。

是故汝靜觀之目，雖觀至大之幸福，而猶不生嫉妒者，當爲我祝福！

爲浮滿之大白祝福，以杯中所盛之水，或將流出黃金，且將帶汝幸福之反映，遍一切處。

請看！此杯復自行將告罄，而扎拉圖士特拉，亦復將成爲凡人。

如是扎拉圖士特拉開始下降。

二

扎拉圖士特拉獨自下山，未遇一人。然當其入林中也，忽有老人，立於其前，此人離其神聖之茅舍，出覓可食之草根。對扎拉圖士特拉作如是說，

『此遊行，與我非不相識：曾在此間，多歷年所。人呼之爲扎拉圖士特拉；然彼已變。

汝曾帶死灰以入山：今將挾烈火以出谷。豈不畏遇放火之人，遭焚如之災乎？
唯，吾識扎拉圖士特拉。其目清淨，口輔之間，亦無可憎。沿途而行，不似跳舞者乎？

扎拉圖士特拉，而今已變；昔爲童子，今作醒人：在此諸睡者所居之地，汝將何所爲乎？
汝曾居僻靜之境，如在海中，曳汝上浮。吁，汝今欲登岸乎？吁，汝欲自曳其身乎？

扎拉圖士特拉答曰：『我愛人類。』

老人曰：『何哉，我豈不曾入於林中？入於沙漠乎？豈不曾以我愛人太甚乎？

今也吾愛上帝：人則吾不之愛。自我觀之，人之爲物，太不完全。愛人則於我有害。』

扎拉圖士特拉答曰：『吾何爲說愛！吾正以物予人而已。』

老人曰：『毋以物予人。寧分其重負，而載以偕行——苟其適合於汝，斯將最適合於人。

雖然，若欲以物予人，則除周急外，毋多予之，且必待其請求！』

扎拉圖士特拉答曰：『否，吾不周急，非以吾貧也。』

老人相視而笑，對扎拉圖士特拉作如是說：『然須注意彼等接受汝之所寶！彼等固不信任隱

者，且不信吾人之來，有物以予之。

吾人步武降臨，經過彼等之街衢，發生虛響。且正如當夜間，彼等在牀，日未出時，甚久以前，外聞人聲，必自相詰問：何處有盜？其於吾人，亦復如是。

勿往人世，但留林中！寧與禽獸遊！何不如我——作熊中之熊，鳥中之鳥乎？

扎拉圖士特拉問曰：『聖者居林中，將何所爲？』

老人答曰：『吾作贊美詩而歌之；且當作贊美詩時，我則笑，而復哭，而復囁嚅；如是吾誠贊美上帝。』

以歌，以笑，以哭，以囁嚅，吾誠贊美上帝。上帝乃我之上帝。然將何以贈我？

扎拉圖士特拉既聽此等言辭，乃對老人鞠躬，且曰：『吾將有何物以贈汝？吾請速去，懼吾有所攫取於汝也！』如是，老人與扎拉圖士特拉彼此分別，相視而笑，如學童然。

然當扎拉圖士特拉獨處時，心中則自語曰：『此豈可行乎？此林中老隱士，夫豈不聞，上帝已死乎？』

當扎拉圖士特拉行抵附林最近之鎮，則見衆人麇集市場，以曾有通告，謂一走索者（rope-dancer）行將表演。扎拉圖士特拉如是對衆人說：

吾誨汝等以超人（superman）人者乃一物，必有超過之者。汝等曾何所爲，以超過人乎？

自生民以來，凡物皆於自身外，必有所創造；且汝等欲作此大潮流之旋流，而寧回至下等動物，不思有以超過人乎？

猿之於人何如哉！一笑柄，一可恥之物而已。人之於超人也亦然：正同一笑柄，一可恥之物而已。汝等既遵道而得路，由爬蟲以至於人，在於汝中，猶有多分之爬蟲存焉。汝等曾經爲猿，然與任何猿較，人則有多於猿者矣。

即汝等中之最智慧者，亦不過爲一不調適之人（a disharmony）爲植物與靈怪之雜種而已。然吾豈勸汝等變爲靈怪或植物乎？

請看！吾誨汝等以超人。

超人乃世界之意義。願汝等亦曰：超人將成爲世界之意義！

諸兄弟，吾勸汝等，對此世界，永矢忠信，有人對汝等言，謂超過此世界，別有希望，請勿置信！彼等或爲知之，或爲不知，要皆放毒之人。

彼等皆爲鄙夷人生，衰朽腐敗，身自放毒之人，此諸人者，世厭倦之，故與遠離。

昔以褻瀆上帝爲大不敬；然上帝已死，褻瀆之者，亦與偕亡。今則以褻瀆世間爲最可畏之罪過，且如人心以爲有不可知之物，高出於此世界意義者，則當嘗毀之。

靈魂昔曾輕視肉體，爾時即以此輕蔑爲無上之事——靈魂欲肉體消瘦，憔悴飢餒，瘳惡可憎。以爲如是即可脫離肉體，且可脫離世間。

吁！靈魂自身乃成爲消瘦憔悴，飢餒瘳惡；且彼靈魂之所樂者，乃此酷虐。

然諸兄弟，請亦告我：汝等肉體，對汝靈魂，有何可說？豈汝靈魂，非貧乏，非污濁，非可憐之自足（wretched self-complacency）乎？